

本书是美国1980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社会政治杂志《曼哈顿》面临被以
中产阶级接管为危机，出版主迈克尔
为了保住《曼哈顿》，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他向英国出版商古德森求救，古德森出
卖了他；他向分居的妻子乞援，但他与
外甥女的好情败露，妻子要控股票卖给
希伯。正当他走投无路时，众议员斯迈
伸出了救援之手，《曼哈顿》保住了
并得到意外的发展。正当迈克尔大肆庆
《曼哈顿》创刊十周年之际，他的情
和好友却在希伯出资的新杂志上揭露
他和斯迈利的后台是黑手党。迈克尔
以战胜危机的喜悦顶峰，跌到了绝望的
谷底。在权欲、利欲、名欲、色欲的大
战中，他挣扎、跃起，但前途却一片渺



HEIMUXI
YOU GUO

黑幕下的 诱果

HEIMUXI ADEYOU GUO

河南人民出版社

[美] 尼尔·特拉维斯基 韩松 译

HEIMUXIADEYOUGUO HEIMUXIADEYOUGUO



黑幕下的 诱果

河南人民出版社

美国1980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美] 尼尔·特拉维斯著 韩松 达荣译

黑幕下的诱果

〔美〕尼尔·特拉维斯著

韩松 达荣 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83千字

1988年 月第1版 1988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40册

ISBN 7-215-00428-8/I·17

统一书号: 10105·515 定价: 1.20元

第一章



《曼哈顿》杂志编辑室里午前的喧哗声使杰米·基尔戈的头脑为之一震。他带着宿醉初醒的神态，谨慎小心地走到办公桌前，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心里直纳闷，不知还有哪些可以回忆得起。

他马上不费什么神就想到那条消息。这是这位《曼哈顿》专栏作家近几周来所听到的最富刺激性的，而且关系到他自己杂志命运的传闻：《曼哈顿》已成为接管者寻求的目标。忠诚在敦促杰米，应当将这一情况立即转告给他的良师益友，《曼哈顿》的出版主迈克尔·格伦农。可自我防卫的本能在提醒他，还是保持缄默为好，因为这个情报是他通过一种自己不愿泄露的方式获得的。

杰米的消息是从特里尔曼——格劳特联合公司所属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那里听到的，那位合股人与他这位专栏作家一样，都是隐蔽的同性恋者。杰米选定了明哲保身的路，正考虑是不是到外面去喝上一杯“血红玛丽”，可是忽然间发现格伦农已居高临下地站在他的面前了。

DR 10/30

“瞧你这副模样，你这小混帐。”他听见出版主在喊。杰米只大声哼了几下。

“整夜不在家，拿着我的钱去那些让人着迷的俱乐部里闲逛，可这会儿却在我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发起呆来了。”

格伦农说完，放下装腔作势的架式，从旁边的桌子跟前拉过一把椅子，靠近杰米坐下。“你的神态确实很糟，”他说，语气也显得和蔼多了：“你需要松弛一下，参加个健身俱乐部什么的，最好是休休假，但我眼下还离不开你。我们在今年最后三个月必须多增加一些销售量。喂，你下一周的专栏我挺喜欢的，它真能把费赖伯格搞得张口结舌。这样，在城市规划的争论中，他绝对不会占上风了。”

杰米的身子仍是直往前栽，他抬起一只手说：“别说了，迈克尔，我的头疼极了。能不能让我到里屋和您谈上几分钟？”

格伦农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杰米慢吞吞地站起来，随着他穿过繁忙的编辑室。洞穴似的编辑室内亮着日光灯，内有六十张办公桌，但这会儿办公的人还不到半数。发刊日（也就是发薪日）那天，编辑部的全体人员才会到齐。

格伦农在走过铺着蓝色地毯的中央通道时，在那些漆得明光闪亮的办公桌旁停了几次。发稿截止时间即到，餐馆评论员克里斯廷·林纳正在赶稿子，她的电动打字机噼啪作响，当格伦农走近时，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克里斯廷，”他讲：“你抢发的新闻越来越软弱无力了。活见鬼，那个拉特拉餐馆怎么够得上三星等级，谁不晓得那个婊子养的南欧人为了免除厨房卫生的检查正在贿赂卫

生部的检查人员。你记住，我一定要在下一篇揭露食品业腐败作风的报道里狠狠地刺他一下子。”

克里斯廷只是莞尔一笑：“迈克^①，我所服务的读者又不在厨房里吃饭。只要鱼子酱里没有老鼠屎，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格伦农走到丹尼·希尔斯曼桌前。“昨天晚上我与罗基谈了谈，”他告诉这位金融方面的撰稿人：“他说那些人确实以为自己能够在两个月内解散调节委员会。他觉得他们是发疯了，我也这么看。你是不是去观察一下局势，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

希尔斯曼点头答应：“当然可以，迈克，我马上就办，不过我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给自己规定了时间，两个月或别的什么期限。”

“不管怎样，先观察观察吧。”格伦农说罢又向前走去。

实际上，希尔斯曼感到十分为难。又得浪费时间去搞一篇轻率的报道了，就因为出版主喜欢与那些在野的政客交往，而那些政客又总吹嘘自己能够拿出解决本市岌岌可危的财政问题的办法来。不过他得承认，格伦农有时确实从他们那里搞到了在别处搞不到的最佳新闻苗头。

杰米尽管头疼，对格伦农走过编辑室的这一路表演却十分欣赏。他思忖，他真象足球教练，对于谁该受申斥，谁该受鼓励了如指掌。格伦农很喜欢炫耀，不久前他还是一名首席记

① 迈克：迈克尔的昵称——译注

者，可是现在，他已成为美国最热门刊物的出版主了，他的杂志代表着纽约的声音和风格，决定着社会对人和事物的取舍。

自从《曼哈顿》创刊后，这十年内，格伦农已经建设起一个忠心耿耿，才气横溢的编辑部。他不但了解每一名编辑的能力，而且想方设法要把他们的才华全部挖掘出来。

杰米已经跟随格伦农九年之久，但这位出版主还不晓得他是个同性恋者。杰米希望保持这种现状。即便他是“闲话专栏”的专栏作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私生活不可外泄。暴露出去将会给格伦农和整个杂志带来难堪，对自己也不利，所以他决定就这样下去。别看格伦农对他那么友善并象纽约东区人那样讲义气，但他对同性恋运动永远也不会理解和同情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冒着风险将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才是。

这会儿，他们已到了格伦农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四壁挂着镶有镜框的绘画作品，全部选自《曼哈顿》杂志的得奖封面设计。杰米离开了人声嘈杂的编辑室之后感觉稍好一些，他在格伦农的一把大号皮扶手椅里松弛地坐下。

“你要咖啡吗？”格伦农问他。

他其实想喝点刺激性更强的饮料，但他还是点了点头，从椅子上站起，走到这间环墙排满书架的办公室的左侧，从大型栎木酒柜上的咖啡煲里自斟了一杯。

今天，格伦农的情绪不错，他的身体状况和自我感觉都属最佳状态。“你应该照我这样生活，”他说道：“我比你年长二十岁，可瞧我！我的体格要比你强得多。记着，绝对

不要在白天喝酒，这就是秘诀。好了，好了，你一定会说你的工作需要你那样做。”

格伦农收起训戒的架式，转而露出真诚关心的模样：“我不愿让你把精力全耗费在我身上，杰米。不管是尽职于《曼哈顿》，还是有朝一日到别处去，你的路都长着哪。我知道你不喜欢到芝加哥工作，但洛杉矶的规划进展顺利，我可能要派你到那里去一趟，给他们传授一下怎样撰写闲话专栏的文章。”

“我想找您谈的正是这个，”杰米说：“不是我去洛杉矶，而是关于咱们的扩展计划。噢，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对咱们的接管已迫在眉睫了。斯坦利·希伯已经雇下了特里尔曼——格劳特联合公司，他说他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曼哈顿》的所有权。”杰米猛然收住话头，他看见格伦农已经变了脸，简直是恼羞成怒了。

“你这小笨蛋，”格伦农吼叫起来：“这屁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希伯到处散布这种谣言已经几个星期了。吹这种牛，他纯粹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就凭他那张令人厌恶的庸俗小报，能算得上出版家？他以为如此吹嘘一番他要占有一份象我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杂志，他脸上就会增加几分光彩？上帝啊，如果他们向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情报，你这个人大概压根儿就不配做专栏作家。”

杰米此刻感到窝囊透了。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步出了格伦农的办公室。

迈克尔·格伦农没有让秘书挂长途电话。他直接用自己

的私人专线打向伦敦，在键盘上按出了詹姆斯·古德森爵士办公室的十三位数的电话号码。

现在是伦敦时间四点钟，他估计这位金融家已经吃完午饭回来。他先听到秘书回话，秘书立即给他接通了古德森。

“迈克尔，迈克尔，我亲爱的伙计。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

格伦农再次感到，古德森的语气怎么这样令人讨厌。听上去象是什么人在不伦不类地模仿罗伯特·莫利^①。大概所有肥胖的英国人都是这么说话。他叮嘱自己，千万别把厌恶的心情流露出来。

“吉米^②，能和您谈话真是一件幸事。要是能在您那里，在文明世界，在加里克酒店与您举杯共饮，那就更惬意了。我们这个地方真可谓每况愈下啊。”

格伦农晓得，古德森就喜欢听这种话，他是这样一种英国人——仍然相信美国独立是暂时的离轨现象，总有一天美国要爬到大不列颠身旁求它帮助自己重返正轨。

“吉米，您说过，只要我有什么事需要您帮忙就打电话给您。我现在有件事，而且是至关紧要的事。”

“说吧，迈克尔。”古德森回答。

“那个无赖希伯正对我步步紧逼。他们已经开始舆论攻势。今天早晨的《华尔街日报》使我们很尴尬。市中心有不少无赖不喜欢我办事业的方式。现在，希伯手下的人已嚷嚷

① 罗伯特·莫利：名演员——译注

② 吉米：詹姆斯的爱称——译注

着要接管了，这事不巧正赶上我最困难的时刻。”

“我们洛杉矶的新杂志必须在明年开始发行，为了买进《芝加哥》杂志，我已负了几项债务。”格伦农继续说：“下几个月我还要支出一大笔款子，一两年之后才有收益。我的董事会简直是一堆臭狗屎，我看那些家伙会把我随便出卖给什么人，甚至包括希伯。”

“亲爱的伙计，你找我真是摸着门儿了。”古德森劝慰道：“这就是有朋友的好处。斯坦利与你对阵，我并不惊讶。你那里出版的东西质量很高，斯坦利正想把这种杂志变为自己的又一个分号。他这小子胃口不小，对吗？有时候谁也阻挡不了他。”

“吉米，如果此事让他得逞的话，他毁掉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编辑部，杂志本身……将不会留下什么东西让他接管。全体编辑也不会忍气吞声，他们将弃职而去。必须让他就此罢休。据我所知，他将以每股十一美元的标价购进。董事会里至少有两个家伙想整治我，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售出。他们不配做出版商，他们只是两个长着钱串子脑袋的可恶的家伙。压根儿就不该参预这样一门生意。眼下我被他们牵制住了。除非我能提出比希伯更高的标价，不然他们就会把我出卖掉的。”

古德森沉默了片刻，他在计算数字：每股十一美元。也就是说，我的天，他情愿拿出大约两千万美元来控股。真是一笔重金。但是，那么一来，他就得到了一家重要的杂志，并不亏本。

“我想，我是能够拉你一把的。”古德森说：“或许，向你提供一项三年低息贷款。我马上就合计一下，然后再通过正式手续与你联系。依我看，时间不是很紧吧？”

“至少还有两周。”格伦农回答：“即使股东们达成了协议，正式提出了标价，还必须给我十四天的时间考虑应战呢。”

“好啦，丝毫不必担忧，可以肯定，我们是能够想出对策的。迈克尔，你在危难时刻找我，真让我高兴啊。我常常想，这便是我存在的价值：助人为乐。”

两人互致了再见。格伦农顿觉轻松起来。他伸手抓过一盒“罗密欧—朱丽叶”牌香烟，这是他的瑞士亲友按周给他寄来的。他点燃一只，津津有味地品尝起这精制的古巴雪茄了。

他看着窗下公园路上的车流，回味了一会儿自己的妙计。对付希伯这号人就该如此：以牙还牙。

现在证明，古德森这个关系太重要了。三年前的百慕大出版家大会之行终于有了收获。他当时所以前去只是因为一名经常与他约会的妙龄女演员正赶上戏间休息，她想去海岛晒晒太阳。

一到那里，他便与詹姆斯·古德森爵士邂逅。此人是英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然而最少露面的巨擘之一。古德森是个百万富翁，他的资财至少要超过百万的五十倍，最近这些年正悄悄地搞出版业的投资生意。他在大会上找到了格伦农，谈吐中对格伦农创建《曼哈顿》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次年会整个都是在讨论克莱·费尔科和鲁伯特·默多

克为获得《纽约》杂志所有权而展开的争夺战。在通俗杂志市场上费尔科是格伦农最激烈的竞争者，格伦农却表面支持费尔科，因为他看得出来必定要取胜的是默多克。难道这样的事也会落到他的头上吗？

古德森当时许诺过，有朝一日格伦农需要资金，他会解囊相助的。打那以后，这两人成了密友。他们共享着美酒佳肴，漂亮女人和出版生意的油水。格伦农每年前往伦敦两到三次，古德森来美国大约是一年一回。

迈克，你多幸运啊，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一边欣赏着一个偶然形成圆环的烟圈在窗前飘荡。这时候传来轻轻的叩门声，他的秘书走进来。

“开午间例会的人都到齐了。”她报告：“是不是叫他们进来？”

他点点头，随手将自己的坐椅挪回桌子后面。

开这种编辑和高级撰稿人例会，对于格伦农来说，是他日常工作中最得意的时刻。杂志的计划在这时制定，文章的构思在这时提出和自由争论。并且在这时，格伦农感到《曼哈顿》的男女雇员们异常亲密，简直可以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

主编哈里·凯夫头一个走进门来。凯夫今年五十四岁，只比格伦农年长两岁，但看上去象是老一辈人了。他眼睛上乍一看象戴了一副绿色的眼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肚子略略挺起，身高一米七二，弯曲的白发垂掩在耳朵上。

二十年前他和格伦农同在老《电讯晚报》当治安记者。从那以后几乎再没有分开过，当格伦农决定组建《曼哈顿》杂志的时候，凯夫是第一个被他邀请来入伙的人。现在，凯夫和会议的其他成员都已经围着格伦农的桌子旁就座了。

“在讨论正事之前，”格伦农向大家宣布：“我想提请各位注意，在今后几天之内你们将听到大量有关我们这个杂志的传闻。确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以为可以挤进来，夺走咱们的指挥权。目前我还不能详加介绍，但我特别要提请你们每一位注意，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曾经有过危机，但局势已经转变。我眼下感到的唯一危机是下一周的封面，这要靠各位帮忙了。”

凯夫无需询问这一回被击退的是何许人。在这个杂志发展的过程中，他曾辅助格伦农渡过了若干次类似的危机。经常有什么人要挤进来，他们带着大量资金，以为搞好杂志新订季的扩大发行只是需要大把的钱。

凯夫是个通晓事理的人，他认为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格伦农。是格伦农带着新夫人的五百万美元和这份杂志的清晰蓝图开创了事业。从头一天起就立竿见影。格伦农是个天才的编辑，更重要的，他还是个有敏锐洞察力的人，摸得清上中层纽约读者的兴趣所在。

格伦农将丑闻的揭露，闪烁其辞的报道，说东道西的专栏，政治内幕和谈论生活方式的文章都包罗在他的杂志内，使得《曼哈顿》出师即胜。其他城市的一些出版商都想效仿《曼哈顿》，但没有一家摸到发迹的路。

现在，十年过去了，《曼哈顿》已经兴旺发达起来，但仍然喷发着旺盛的朝气，它的版面上塞满了引人注目的广告，目标就是对着那些驾驶卡迪莱克斯高级轿车，以及去纽约热内卢总是坐飞机头等舱的“华贵人物”。实际上，杂志的财政状况本来是异常巩固的，但是格伦农把利润集中起来，全部投进了新的发展项目。

他付给作者的稿酬全球最高，所用照片均用重金收买。不惜任何代价来保证《曼哈顿》实现自倡的宗旨：最佳效果便是最佳方案。

凯夫知道格伦农与他的董事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他们俩在“科斯特洛”酒吧间深夜痛饮的时候，常常一边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一边谈起这些分歧——年轻时他们都是追踪救护车和挨门采访的小记者。

格伦农不止一次地抱怨，董事会如何碍事，如何要求他削减开支。今年的主要争论是关于格伦农准备将他这个出版社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芝加哥和洛杉矶的计划，第一步是把所有的市级杂志收买过来，第二步是开创一个全新的刊物。

格伦农为了赶走董事会的两个最强硬对手达德利·克雷范和杰罗姆·福布斯，不断地耍弄手腕，但他们俩掌握的《曼哈顿》的股份太多了，共占百分之二十。经常可以听到格伦农指责他们是财迷，不是搞报刊的料儿，说他们不相信，如果他们先放弃几年的利润，他会使他们全发大财。

“这些人满脑袋是钱。”格伦农前几天还向凯夫抱怨说：“他们眼光短浅，比不上你我。他们担心的只是自己的

分红和我们给他们那些讨厌的朋友发了什么文章。他们不配呆在出版界。他们是门外汉。”

现在，凯夫眼望着得意洋洋的格伦农，心想，他大概又给了那两个绊脚石一顿闷棍。这要感谢上帝的造化啊，凯夫思潮起伏。格伦农是力量的源泉；没有他，便没有《曼哈顿》杂志。

尽管凯夫对格伦农如此忠诚和百依百顺，但他对格伦农最近不常露面这一点也感到很忧虑。这位出版主为了促成那笔交易把大量时间都化费在芝加哥市了，而对《曼哈顿》日常工作的微小细节注意得越来越少。

绝大部分具体事项凯夫都可以为他处理掉，但凯夫缺少格伦农的果断和对城市风尚的直接了解。甚至，有一天晚上，他竟问格伦农，他的对手的观点是不是也有可取之处，假若他能稳稳地保住《曼哈顿》给他带来的利益，不到别处去搞新据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说不定会更合算。

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一场最激烈的争吵，以致格伦农向他吼道：“从这一点看来，你只配做个倒霉的编辑，我就能当出版主。”近来还吵过几次，但总是凯夫先服输，原谅了格伦农。

接下去半小时是讨论下一期杂志的安排。时装编辑默纳·韦斯顿要求把南方出现的款式作为主要时装潮流放在整页的彩色广告上。

“摘棉工的工装式样。”她提议。

“不行，”格伦农不满地说：“我讨厌搞些个没人穿的

衣服来做时装宣传。今年冬天我们不能搞点保暖、简单，而又新颖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能到大街上拍些穿冬装的真人照片？马上再设计一幅乳罩和紧身裤头的版面。你们知道——‘闺房又出现了浪漫色彩’。我们今年的第三位最佳封面就是那张法国束口女裤头照片嘛。”

政治编辑肯·弗洛里奥介绍了赌博合法化运动的要点。

“我们该公开表示支持了，”弗洛里奥说：“绝大多数社团，绝大多数州政府都在支持这个运动。仅税收一项，本市每年至少能获得一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我们再长期拖延下去，我们会远远落后于新泽西和迈阿密，把顾客都丢掉。我认为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资金来源、控制管理、营业地点等。应做些有效的研究和工作。市政府对这个问题不闻不问，我们替他们吹一吹定会提高我们的威望。”

格伦农为在娱乐场开设赌场的问题绞尽了脑汁。“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在这里，在纽约市，而不是在卡茨基尔^①或长岛促成这件事。”他说：“这里最需要，在地点问题上，我们已经得到各种机构的支持，赌场可以与剧院和饭店联系在一起。仍然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赌场应由谁来经营。若把它交给政府，势必导致增租增税，若把它交给私人，就会有被‘猫豹团’^②霸占的危险！”

“我支持让私人经营，”金融编辑丹尼·希尔斯曼说：

① 卡茨基尔：纽约州东南部的山区——译注

② “猫豹团”：Mob的音译，黑手党的别称——译注

“交给政府管理，他们就会限制赌场营业时间，要求在凌晨两点钟以前关门，恐怕还有别的，同时将有一批新的政府雇员让你支付薪水。应当效仿‘场外投注’^①制度。当然要冒黑手党插手的风险，但即使那样又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办事一向安分。政治名声对他们不利，他们何必节外生枝呢，反正赌场赚的利润越多，市和州都能多获税金。”

“好啦，”格伦农说：“咱们就确定今后五、六周内讨论赌博问题。使用封面和八页左右的版面。目前我对管理控制的问题还未定见。我打算找更多的人征求一下意见。但有两点我们是一致的：应当允许开设赌场和必须在市内开设。”

弗洛里奥这会儿又提出下一年的地方选举问题。他要求早造舆论。“只要咱们行动得快，支持哪一位都无关紧要，”弗洛里奥这样说：“竞选的场面必将十分宽广，不会有什么人马上突出出来。只要咱们能及早确定支持的候选人，咱们就能趁着别人尚未拉开阵势将他推向独占鳌头的地位。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影晌做到这一点。”

格伦农并无如此把握。“我同意这场竞赛将是势均力敌的看法，不过你也可以这样设想：我们最好按兵不动，先让《时报》和其它杂志去捧场，咱们留下后劲，再一鼓作气将我们的意中人抬出去。当然，两种方案都不影响对每一个竞选者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而且在两个月之内还可以请最

① “场外投注”：美国政府许可的赛马场外的赌博制度——译注